

中國西南  
歷史地理考釋

上 册

方 國 瑜 著

# 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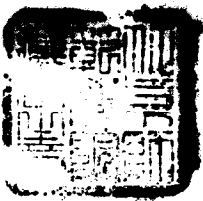
上 册

方國瑜著

DB/8/25



21147533



中 華 書 局

1147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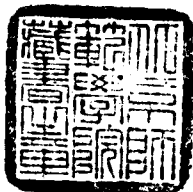
# 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

下 册  
方國瑜著

D1318/25



21147536



中 華 書 局

1147536

責任編輯：鄧經元 凌金蘭

**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

(全二冊)

方國瑜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縣東茶壩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 42 印張 · 1插頁 · 954 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2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365 定價：11.00元

ISBN 7-101-00125-4/K·53





方國瑜先生

## 弁 言

歷史是人們結成社會組織在一定空間活動進行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陳跡，要具體了解歷史事實，必須掌握地理情況，起碼也要能指出見於紀錄的地名的空間位置。早年涉獵西南史事之書，碰到古地名，求助於辭典，有很多查不着，查到的也大都模糊，頗以為苦。後來多讀地方志書，記載建置沿革，而各家所說往往不同，未能取決；不得已，批記各家之說；亦片斷不實不備，遇到問題也講不清楚。思得有全面解釋地名之專著，以供隨時查閱，決所疑難，豈非快事！但無這樣的書。

在一九三八年冬，瑜參加雲南通志的編纂工作，分任數門，其中有疆域沿革，勉從事，編寫成沿革志、沿革考、沿革表、沿革圖共十卷，粗具規模，已收入新纂雲南通志中。後來多作雲南史地之學，前所撰稿置諸案頭，以備查翻；因缺謬甚多，隨手添改，有新知，輒批記；積之既久，行裡眉端，朱墨殆滿，望能安排時間重加整理，而無暇顧及。

到一九六一年秋，參加改繪楊守敬歷代疆域圖的工作，分擔西南部份，即大渡河以南、貴陽以西，主要為雲南地區。在舊稿的基礎上修改及新作，結合全圖編例，作了規劃。從六二年春以後，課餘時間多為地名考釋撰稿，至六五年春，編成三冊，先後付印；而缺失尚多，印成後，查翻已讀未讀之書，當刊補者，有在印本批記、貼籤，有改補寫稿，變動較大，全書次第亦重加整理，在六八年春分訂作八篇；而發現存在的問題尚多，頗不愜意，以待提高。從七〇年

春以後，有較充裕時間，反復考究，其大體完備之稿，稍作刪補，段落錯亂之稿，重訂改寫；政區沿革不清之稿，全篇新作；重要地名，則寫專題，以及改編次第，現已釐定為六篇，至是全書已四次編稿也。雖再三改補，竭盡心力，惟因限於理論和學術水平，猶不能作出定稿。然瑜在近十二年中，視力衰退，有加無已，至今已很嚴重，看書寫字極感困難。多年從事於此，作一段落，謄寫清本，以俟其他同志匡之！正之！

考釋古地名，多憑紀錄及遺跡，而在西南，資料甚少，尤以所用地名，由於歷史發展過程的具體情況，各時期多取新名，變動過大，且沿革記載大都缺畧，難於先後照應來作解說。前人考校，以此為苦，如：錢坫新校注地理志卷十一青蛉縣說：“滇省郡縣，唐宋為南詔所據，至元世祖平大理，名稱皆不符於古。至於水道流經，地志家並不能詳，以今郡縣求合二漢、水經，每多舛戾，非如三齊、三楚、三秦諸地之指確明証焉。”又鄭珍巢經巢集卷一牂牁十六縣問答，說漢以來在西南的政區，“所置州縣，隨立新名，沿革之跡，邈無影響；唐以後地理之書，皆憑虛揣擬，絕無確見，遞相仿據，愈失本原矣。”他二人曾致力於考究西南古地名，備嘗甘苦之言，誠然如此。所見地志、考史之作，無慮數十百家，其於西南古地名，雖不乏有精審之論，而大都未能通暢；且或潦草塞責，或存心附會，以至同一地名之位置，衆說紛紜，有相距數百里至千餘里，令人迷惑，無助於了解歷史的具體情況。所以考究西南古地名，由於資料少，變動大，要求確解是有困難的。但解釋古地名，不局限於地名資料，而緊密與歷史活動結合，則不至無所措手，亦不至茫然不可解說也。

瑜謂：歷史上的地名，是歷史活動的空間符號，離開歷史則地名沒有意義，不從歷史活動來考釋地名，則未必能準確。因為每一地名的出現、改變以及消失，都有一定的歷史條件，緊緊結合歷史

實際，才能把地名講清楚，也才有用。

結合歷史實際，首先是結合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實際，地名是人們在長時期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它反映着勞動人民開發這地區的功績，記錄着這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過程，它是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見證物。因此，解釋地名的任務，不僅說明空間位置，更重要的是闡明在這空間各時期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雖不必把歷史活動全部提出來，而各時期的開發自然以及社會結構是要弄清楚的。

研究西南地區的問題，必須把它提到全國範圍之內來考慮，因為自古以來，這個地區是偉大祖國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其政區設置的地名以及幾次大的改變，都是與全國整體形勢息息相關的；如果離開全國形勢，孤立的談論這個地區的問題，必然談不清楚，也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前人考釋地名，脫離地理和歷史實際，必然要陷於主觀唯心論，任意造說，誠如鄭珍所說“憑虛揣擬，絕無確見”，並不能解決問題。當然，有些具體問題，因限於資料，不能強不知以爲知；但從其全體來說，不能委之不可知論。而要真正解決問題，用舊的考據學方法，只在表面現象來處理是不行的，必須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才能揭發歷史真象，抓住歷史本質，從每一時期、每一地區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結構的具體情況，來闡明歷史活動，因而揭示地名有關的問題，是可以講得清楚的。用正確的觀點、立場和方法來處理問題，就不至無能爲力，這是根本問題。

在較長時間，瑜考究古地名，沿着舊的治學途徑，用舊的考據學方法，而這是形式主義的，不是辯証的；爲要把工作搞好，寫稿一改再改，盡力而爲，但總是不得要領。從工作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只是把表面現象播弄來播弄去，抓不着本質，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的。經過深入學習，檢查工作之所以沒有搞好的原因，主要是不從歷史本質來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爲了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才能從歷史本質來說明問題，不至徬徨於表面現象，從而作出科學論斷，在具體工作中有所貢獻。

這門歷史地理之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方面，完成任務，才有助於歷史研究，所以不能限於考究空間位置，而要緊密結合整個歷史活動，才有用處。近幾年的工作中，雖說在這方面確實努力，但研究水平還很低，歷史知識也很差，感到有心無力，許多問題還摸索不清，做不出結論。現在編成之稿，粗疏蕪雜，尤其在較長時間撰稿，先後見解有不同，義例有不一，文體也不一致，重複、牴牾之弊逐處有之，可能許多重要問題還沒有接觸到，有待於來一次統盤整理，深入研討；但感到力不能逮，即全書八十萬言點校一過，也有困難了。所以編綴草創之稿，告一段落，庶幾多年辛勤勞動，不至枉費，作爲今後提高的基礎，不至無益。畧述工作和認識過程，以告讀者，且有期待也。公元一九七四年六月方國瑜謹識於雲南大學新村宿舍，時年七十有二。

# 略 例

## 一、範 圍

本書所說西南地區的範圍，即現在雲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貴州省貴陽以西，這是自漢至元代我國的一個重要政治區域——兩漢爲西南夷，魏晉爲南中，南朝爲寧州，唐爲雲南安撫司，沿至元代爲雲南行省，——各時期疆界雖有出入，而大體相同。到明代成立貴州省，又把金沙江以北劃歸四川省，故明、清限於雲南一省。而雲南省的西南邊境，自明季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畧勢力不斷伸展，以至清季緬甸老撾越南淪爲英、法帝國殖民地，且強佔我國邊土，改變了自古以來的邊界綫，所以有些地方就在現今國界之外。爲闡明歷史事實，在今國界外的一些地方，也應考說各時期的沿革事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我國接壤的緬甸越南老撾諸國獲得獨立，我國政府與各友好鄰邦已經確定與雲南的邊界綫，這是要共同遵守不渝的，所以，把這些資料也編入本書中，此當特別聲明者。

西南地區，爲統一的多民族的偉大祖國組成部份，自有歷史以來，生息在這地區的各族人民，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同呼吸、共命運，與全國各族人民交往日益頻繁，聯係日益緊密，共同創造了偉大祖國的歷史。而在漫長的時期，西南地區之所以成爲祖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不是由於歷代帝王的好勤遠畧，乃是各族勞動人民緊密聯結共同發展的必然結果。反之，由於歷史上沒落的封建帝王，憑武力進行民族壓迫，以至歧視這地區。但在這樣

的時期，西南各族人民與內地的關係並沒有改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屬於中國文化體系也沒有改變，所以從歷史本質來看，是中國整體的一部份，自屬必然。

但是，歷代反動統治者所謂“異內外”、“遵王攘夷”、“夷夏大防”、“內王外霸”等極其嚴重的大民族主義觀點，是反動的；而為反動統治服務的史學者，貫徹春秋大義，顛倒了歷史，歧視和誣蔑邊境各族人民，破壞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他們所作的歷史紀錄，充滿着這種反動的傳統偏見；國際帝國主義和反動民族主義者，也大肆誣蔑，企圖篡改我國歷史，都是徒勞的。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嚴肅的分析批判這些反動觀點和偏見，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為反動統治服務的文人，以春秋大義為圭臬，對待西南地區的歷史是極其惡毒的，如班固漢書敘傳裡，提到作西南夷列傳，說什麼“西南外夷，種別域殊”，把祖國版圖之內的西南夷，視為外域。這種謬說流傳，漢以後傳記之書，屢見不鮮。到明代楊一清條處雲南土夷疏還說：“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圖，太祖高皇帝命西平侯沐英征服之”，否定了很長時期的歷史事實。即在近代如張其昀的中國人地概論，認為“雲貴高原，其開化始於元明以後”（頁三十六），這是不知歷史的謬言。也有人只從統治者的活動來看待歷史而加以歪曲，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一本書說“忽必烈滅大理，雲南開始成為內域版圖”。又說：“南詔、大理相繼建國於雲南，形成五百餘年獨立發展的歷史。”但在這五百餘年，西南地區的歷史發展，與內地緊密關係，並沒有脫離了中國整體。就是在整體之內的地方割據政權，也絕不能說“獨立發展”。元初郭松年作大理行記，說：“雲南在唐末、五代及宋興，相與使乘往還，通於中國”，其社會文化以及習俗，“畧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所以元得雲南

後，建立行省，所有設施，與內地各省大體一致，這就是五百餘年間所造成的基礎，是與內地基本一致的。南詔、大理是西南歷史比較突出的時期，其歷史實質並沒有脫離祖國整體，是不容許橫加誣蔑的。

也有些人遵循反動的傳統觀點，不僅把西南各族人民的史事擯棄在中國歷史之外，即在中國歷史地理，也把西南地區劃出國界之外，封建時期之裴秀、賈耽以至楊守敬所作不足論也，在一九五六年編印的中國歷史地圖，元代以前各圖幅，把西南地區的全部或局部劃出國界外，即明清圖也不免有這樣的情況，都是違反歷史實際的。

所謂春秋大義形成王朝本位的概念，以王朝政治活動來限制中國疆域，為王朝服務的歷史資料，不符合歷史事實，是要嚴格批判的。但反動的傳統觀點，統治着史學領域已兩千多年，舊習慣勢力的流毒很深，到現在還有濃厚的影響，前幾年史學界討論中國歷史疆域，有人提出“中國歷代王朝統治的範圍不同，而歷代國土有所變更伸縮”，以王朝的政治活動來確定中國版圖的範圍，這是遵循反動統治者只知有王朝，不知有中國的謬論，也是迎合外國野心家妄圖分裂中國而誣蔑“中國歷史上無穩定的疆界”的謬說，應嚴肅批判，考究祖國西南地區歷史地理，是最重要的問題。

## 二、分 篇

本書考釋西南地區歷史地理，以各時期政區地名的情況分作六篇，即（一）上古至漢初，（二）西漢至南朝，（三）北周至唐前期，（四）唐代後期，（五）五代、兩宋，（六）元、明、清。其分篇標準不是依據政治設置，更不是依據社會發展階段，而是依據所用政區地名沿襲與改變的情況。每篇有可分作段落，惟合而論証，明其沿革

者；也有分段落考說而照應先後關係者。凡此，以地名之出現、改易以及見於紀錄資料之詳畧，而斟酌之。

在此當提出者，各篇以朝代稱號標題，主要用作時間順序，並不表明王朝體系。且每篇或每段的年代與王朝的限斷不盡相符，已說明於各篇各段中。瑜謂：王朝史與中國史是緊密聯係着的，但王朝史不等於中國史，王朝的興亡不等於中國的興亡，王朝的分合不等於中國的分合，所以各王朝的版圖不等於中國的版圖，統一體內存在幾個政權時期，也不能當作沒有內在聯係的混合體。具體來說，楊守敬作歷代疆域圖，以王朝的限斷和疆域為依據，是表明王朝體系的；而中國歷史圖，則以統一的多民族的整體為依據，是表明中國體系的。以西南地區來說，自古以來為中國歷史的一部份，也為中國版圖的一部份，這是應當肯定的，不能以各王朝的統治勢力所及不同而有所改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要尊重歷史事實，即尊重歷史的本質；中國歷史本質是中國整體之內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絕不是各王朝的帝王創造的，各族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而不是帝王主宰歷史；不能站在帝王的立場來決定歷史的範圍，而要以中國各族人民緊密聯結的整體為範圍，要站在中國體系的立場，不能站在王朝體系的立場，這是對待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問題。

所得到的歷史資料，大都是為王朝統治服務的紀錄，對西南地區的事蹟橫加誣蔑，是要嚴格批判的。現在考究西南歷史，要充分利用這些資料，更要嚴格分析批判這些資料。為了解資料的具體情況，說明年代，仍用王朝稱號和帝王年號，作為標記時間的符號，並附記公元的年份，以明確時間概念，這是要分清楚的。

### 三、地名

本書考釋地理，闡明歷史實際。故各篇先作概說，揭示歷史情況，而主要部份爲解說地名。所提出的地名有三項：即每一時期的政區地名，居民分佈地名，及山川名稱。關於政區的資料有全面記載者，有當補正者，有當選擇者，有當全面考究而後確定者，亦有零落不得其全者。關於居民分佈地名，元代以前見於紀錄者少，盡量收錄；明清則甚多，當擇其重要者；明代已作全面考究而錄重要地名作考說；清代則因不及遍查地方志書，故畧說居民分佈之大概，而地名考說暫缺。惟邊界地名則被英、法帝國主義侵畧，考說其事蹟。關於山川名稱，漢晉時期，有助於考說地名，故詳作考釋；以後則僅記其位置。明清時期，記錄甚多，其名稱大都沿用至今，不待考說，故缺畧之。

考釋每一地名之資料，先爲出處，依據各時期的記載，校錄原文；次爲後來之考証，各說不一，列舉之。稍作評論，亦有存而不論者。又次爲瑜之見解，有從已有之說而加詳者，有出新意者。徵引資料，多作考究。至於指出位置，有肯定、有假定、有缺疑，提供批評討論，故不厭其煩。亦當有因限於見聞而徵引不周者。所見漢晉時期的地名，考說者較多，唐宋時期之考說甚少，尤以大理前後兩時期，因所得當時記載極少，只據元明地志之書所載，而多片斷，不實不備，已作全面考究，提出意見，不免煩複，僅供討論。

地名有重要，有次要；考說意見有大異，有小異。其重要或大異者，當詳作討論。亦有在漫長時期地理演變與社會經濟關係較大者，凡此別寫專題成篇，當討論者尚多，以待補作。清季英法帝國侵佔緬甸越南，諸國淪爲殖民地後，與我國交涉界務既失藩籬於前又蹙邊境於後，其在交涉地區畧錄歷史事蹟爲專篇，然未詳說地

名也。

以今地名解說古地名，所徵引者多明清人之說。其政區地名，有與今設縣之名號及境界相同者，亦有改變者，茲爲對照明清人所說地區與今地名，畧以明代清初設府區域與今設縣名號，列表以供參考。

所有政區地名及居民分佈地名，是與社會結構關係着的，是由社會基礎產生的，所以每一地名的出現、改變，以及消失，都有着一一定的社會條件，是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活動在空間的符號，所以考釋地名必須結合歷史實際，並不是單純的地理名稱。而所掌握的歷史知識不夠，尤其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水平很低，還不能說每一地名的解說都是正確的。望讀者補之、正之。

## 附：今雲南設縣名號表

茲以內務部編印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一九五三年底資料）所載為主，在此以後新設者補之，裁併者附注之，並畧以明代清初設府區劃為次。

舊雲南府屬	附 註
<u>昆明市</u> <u>安寧縣</u> <u>富民縣</u> <u>呈貢縣</u> <u>晉寧縣</u> <u>昆陽縣</u> <u>易門縣</u> <u>宜良縣</u> <u>嵩明縣</u> <u>祿豐縣</u> <u>羅次縣</u>	已併 <u>昆陽</u> 、 <u>晉寧</u> 為 <u>晉寧縣</u> ，設治在舊 <u>昆陽</u> 城。 已併 <u>羅次</u> 、 <u>廣通</u> 於 <u>祿豐縣</u> 。
舊 <u>激江府</u> 屬 <u>激江縣</u> <u>江川縣</u> <u>玉溪縣</u> <u>路南縣</u>	
舊 <u>廣西府</u> 屬 <u>瀘西縣</u> <u>師宗縣</u> <u>彌勒縣</u> <u>邱北縣</u>	
舊 <u>曲靖府</u> 屬 <u>曲靖縣</u> <u>霑益縣</u> <u>宣威縣</u> <u>陸良縣</u> <u>羅平縣</u> <u>富源縣</u> <u>馬龍縣</u> <u>尋甸縣</u>	
舊 <u>東川府</u> 屬 <u>會澤縣</u> <u>巧家縣</u> <u>東川市</u>	<u>東川市</u> 分 <u>會澤</u> 地新設



續表

<p>舊<u>昭通府</u>屬  <u>昭通縣</u> <u>大關縣</u> <u>鹽津縣</u>  <u>魯甸縣</u> <u>永善縣</u> <u>鹽江縣</u></p>	
<p>舊<u>鎮雄府</u>屬  <u>鎮雄縣</u> <u>彝良縣</u> <u>威信縣</u></p>	
<p>舊<u>臨安府</u>屬  <u>建水縣</u> <u>曲溪縣</u> <u>開遠縣</u>  <u>通海縣</u> <u>河西縣</u> <u>華寧縣</u>  <u>峨山縣</u> <u>石屏縣</u> <u>龍武縣</u>  <u>蒙自縣</u> <u>箇舊縣</u>  <u>金平縣</u> <u>紅河縣</u> <u>元陽縣</u></p>	<p>併<u>曲溪</u>於<u>建水縣</u>  併<u>河西</u>於<u>通海縣</u>  併<u>龍武</u>於<u>石屏縣</u></p>
<p>舊<u>開化府</u>屬  <u>文山縣</u> <u>馬關縣</u> <u>西嚮縣</u>  <u>硯山縣</u> <u>麻栗坡縣</u>  <u>屏邊縣</u> <u>河口縣</u></p>	
<p>舊<u>廣南府</u>屬  <u>廣南縣</u> <u>富寧縣</u></p>	
<p>舊<u>武定府</u>屬  <u>武定縣</u> <u>祿勸縣</u> <u>元謀縣</u></p>	
<p>舊<u>楚雄府</u>屬  <u>楚雄縣</u> <u>雙柏縣</u> <u>廣通縣</u>  <u>南華縣</u> <u>牟定縣</u> <u>鹽興縣</u></p>	<p>併<u>廣通</u>於<u>祿豐縣</u>  併<u>鹽興</u>於<u>祿豐</u></p>
<p>舊<u>姚安府</u>屬  <u>姚安縣</u> <u>大姚縣</u> <u>永仁縣</u>  <u>鹽豐縣</u></p>	<p>鹽豐併於<u>大姚</u></p>